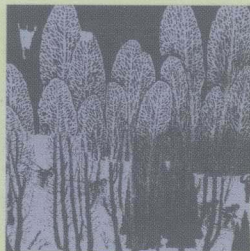


20世纪末
文学作品精选
中篇小说卷2

20SHIJI MO
WENXUE
ZUOPIN
JINGXUAN



阿里·毕淑敏

对面·铁凝

温故一九四二·刘震云

.....

单身贵族

二

认同的名家名作，艺术价值较高而可读性又较强的佳作，
头角的文坛新人之力作，少量评论界发生争议的作品，
大致是入选本套图书的标尺。

白烨 雷达◎编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世纪末
文学作品精选
中篇小说卷2

阿里·毕淑敏

对面·铁凝

温故一九四二·刘震云

.....



单身贵族

白桦 雷达◎编选

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单身贵族

编 选:白焯 雷达

责任编辑:崔卓力

封面设计:章桂征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130011 电话:86012927)

发 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380 千字

印 张:20.25

版 次:2010 年 6 月第 2 版

印 次: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87-0803-5

定 价:109.00 元(全四册)



目录

CONTENTS

- 阿里 毕淑敏/1
- 对面 铁凝/70
- 银饰 周大新/113
- 热的冬 苏洲/178
- 如 戏 张 欣/232
- 单身贵族 钟道新/307
- 张生的婚姻 张村/386
- 人类的起源 叶非言/446
- 温故一九四二 刘震云/521

1

目
录



夜暗网一般罩下来，牌坊式的吕家门楼差不多全被黑暗遮没，独有门楼上镀了银粉的“明德府”三个字，还能挺清地显现出自己的模样。已是子初时分了，整个明德府都已被寂静所笼，府外的市声早已灭定，丫鬟已打着呵欠三次过来催吕道景去卧室歇息，可他还是赖在他的书房里不动——他并没有看书，他现在没有心绪看书，他只是在小心翼翼珍贵万分地摆弄着他的那些收藏品：各式各样各种质地的女子饰物。

吕道景虽然不过二十五六的年纪，可他的饰物藏品却极是丰富。他收藏的全是女饰，这些女饰有木制的、竹制的、骨角制的，象牙制的、玉石制的、银制的、金制的，差不多可以显示女饰物不断演变的历史轨迹。

吕道景作为一个男人喜欢收藏女饰物多少有点让人不解。他的这个嗜好是在七八岁就开始了的。最初发现他有这嗜好是他的两个姐姐，两个姐姐经常发现自己的饰物被偷，她们怀疑是仆人是窃贼所为，对仆人住屋的突然搜剿和对盗贼的着意防备都没有奏效，一个偶然的机，两位姐姐发现弟弟道景在一个房间里对镜顾盼，头上、脖子里、手腕、脚腕上戴满了她们丢失的那些饰物。两位姐姐又好笑又生气，便把这发现告诉了父亲，她们的父亲吕敬仁那时还是一个知县。吕知县听罢骂了一声：这个小子太贱！拎起家教的皮鞭就过去在儿子的屁股上揍了一顿。这一顿鞭子打得吕道景哇哇乱哭，却没有打掉他对女饰的喜欢。此后，逐渐长大的吕道景对女饰物的获得便在更加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他主要是用钱

131

银饰

买——爹娘给他的零用钱，亲友们给他的压岁钱他都悄悄地用来买了饰物。当然，有时他也偷偷地用家里的贵重物品换。如今藏在两只小箱子里的这些饰物，差不多都是他靠用这两个法子搜集而来。

此刻，他在烛光下望着那些形状不一质地各异的饰物，一颗心又浸在了一种又甜又酥的感觉之中。全南阳城没有哪个女人会有这么多的饰物，包括那些最富有的女人！当然，在这些饰物中银饰的种类和数量还不是很多，不过不要紧，如今正是银饰时兴的时候，我早晚会把所有品种的银饰都搜集到手，主要是没有银子，爹和娘给我零花的银子太少，只要有了银子，我就可以去富恒银饰铺打制，我要一类一类一种一种地打制，直到把所有的品种都打齐……

他的手指和目光在摆弄那些银饰收藏品的时候，他觉出一股极熟悉的欲望又从胸中一个神秘的地方钻了出来：戴上这些女子饰物，穿上碧兰的旗袍，在这屋里做一会儿女人！这个欲望在逐渐变强，迫使他拿起一条银项链去往脖子上挂，拿起两个银发卡去往头发上别，他做着这些动作时，一种晕眩似的快乐攫住了他。但也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黑字倏然闪来眼前：贱！父亲的吼声也同时在耳边炸响：贱种！他脸上的笑容随之开始减少。他的一只手哆嗦着伸进上衣口袋，从里边摸出了一个吸烟打火的火镰，他的两只手颤抖着敲打火镰点着了纸媒，纸媒在他的吹晃下开始变红放出小小的火苗。他慢慢弯下腰，捋起自己左腿上的裤子，当他的小腿露出时，他把正燃着的纸媒朝小腿上按去，立时，一股皮肉被烧的焦味开始在屋里弥漫，他的脸上开始出现汗粒，随着脸上汗粒的增多和腿上疼痛的加剧，他开始觉出原先鼓涨在心里想做女人的那

股欲望，慢慢开始变小并最终又缩回了它原来躲藏的一个什么角落。他叹了一口气，瘫坐在了地上。他又一次打败了那个可怕的要他变作女人的欲望，他常常用这个办法去和那个欲望搏斗，以致于他的两个小腿上满是被纸媒烧伤后留下的疤痕。天呵，你为什么要把我造成这样一个人？

你究竟还睡不睡了？随着屋门的哐当一响，门缝里挤进了妻子碧兰的一声怒喝。道景一惊，慌忙起身，摘下脖子上的项链和头发上的银发卡，迅疾地放进藏有银饰的箱子并合上箱盖，直到把两只铜锁挂上了箱子的锁扣之后，他才起身去开了门。门外站着身穿睡裙满脸怒气的碧兰。你还要磨蹭到啥时候，非要等我睡着了你再咚咚地进去把我惊醒不可，你还要人活不活了？

好，好，我这就去睡。吕道景脸露讨好的笑容，不过待碧兰刚一转身，厌恶便立时把笑容挤走。他厌恶碧兰，他从心底里厌恶。他厌恶她不是因为她长得不好，他明白她长得漂亮，这只要一看周围那些男人看她的目光就知道；再说，长得不漂亮的女人怎能来做知府家的儿媳？他厌恶她也不是因为她的脾性不好，他知道她刚来时是如何的羞涩和柔顺，她后来的变凶变恶是因为自己对她的态度。他所以厌恶她是因为她是女人，是因为到夜里她常要求他做那事。而他早就不喜欢和女人在一起了，更不喜欢和女人在一起做那种游戏。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女人反感的，吕道景自己也记不清了，反正从懂事记，他就愿意和男孩子在一起玩，十五六岁时，他常将他的那群男伙伴领进自己的卧房，把自己搜集到的那些饰物戴在身上让他们看，每当他们边观看边哈哈爆起笑声时，他就感到无比的快活。听说爹娘要给他娶媳妇那天，他曾坚决地表示他不要妻子。



爹最后把眼一瞪：混说，男大当婚，哪有不要妻之理？不要妻这吕家的香火怎续？面对爹的威压他不敢不从，于是碧兰便被花轿抬进了明德府门。

自从碧兰进门后，他开始对夜晚也产生了厌恶，因为到夜晚就要上床和碧兰睡在一起。一看见碧兰那白嫩娇艳的身体，他心里就烦就感到一种压迫一种妒忌，他根本不愿意亲近触摸她更不愿和她做那种事情。他对自己的这种心情也曾感到惊异：男人是应该喜欢女人的呀？再说那么多男人包括那些男仆一看见碧兰就两眼放光。可我为什么这样烦她呢？他曾努力压抑自己心中的厌恶而去和她亲密相处，他和她并不是做不成那事，但做时他需要把她想象成另外一个面目模糊长着胡须的怪人。这种对厌恶的压抑使他感到很痛苦，这种痛苦加深了他对黑夜的厌恶。因此每到晚上他都要躲到自己的书房实际上是收藏室里，直到他以为她已经睡着了再回去悄悄躺下。他曾试着和她分床而睡，但只分睡了两晚娘就过来干涉；你这样做一旦传出去就会让外人以为我们家中不和，就会影响你爹和我们这个家的声誉……

他对自己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感到迷惑不解，他想查出原因并期望用药来治好。他瞒着父母瞒着碧兰悄悄去过南阳书院，把书院藏书楼上几乎所有的医书翻了一遍，从《黄帝内经》中的房中医学论述到华佗的结毒科秘传，从巢元方论阴阳易及梦与鬼交到金礼蒙《医方类聚·房中补益》，从张介宾的《宜麟策》到岳甫嘉的《种子篇》，他都仔细读了，但最后也没明白自己究竟为什么一心想做女人。他也曾悄悄去过几家药铺，不敢给大夫说明情况，只根据从药书上查来的方子，买些五味子、山茱萸、鹿角胶、人参、杜仲、何首乌、枸杞子、龟板等回来配着熬了喝，可不管怎么喝也不见效，想做

女人的愿望终是不灭。他最后绝望的把药锅扔了，把头撞在墙上无可奈何地哭叫：我这是怎么了……

今晚，他又像过去无数个夜晚一样，硬着头皮向卧室里走去。进门时他看见碧兰又已躺在了床上，而且把他的枕头放到了她的枕边——平日，他们是各睡一头的——立时心中一慌：她又要强迫我去做那事了！因为厌恶和害怕，他身上霎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站在床边抗议地说道：我们不是已经做过了？

离今儿个已经多少日子？碧兰躺在那儿没动，只睁开眼睛带了讪笑问。

几十天了。他闭眼算了一阵。

长不长？她把睡裙脱去扔到了一旁的椅上，于是一片雪白晃得他的眼睛不得不眯上。

他觉出有些理屈，隔的日子是有点多了，但他带了一股气恨咬紧牙答：不长！他此刻对这个女人真是怀了气恨：弄弄弄，没完没了，总不满足，总要逼迫人，天下有这样不知羞的女人？他记起了那个晚上，他被她逼急了，就提出了一个吓人的条件：要我做可以，可我得用银簪子把你的两个脚腕划道血印！他根据自己打退那可怕欲望的经验，也想用疼痛来使碧兰打退她心里的欲望。他原来估计她会被这个条件吓倒，未料她还真的咬牙伸出了两个脚腕，而且在被划伤后忍着疼痛仍要他做。这个女人呐！他如今真有些怀念新婚时的日子了，那时她多么害羞多么温顺，害羞得都不敢在灯下脱衣服，一上床就一动不动，连翻身都是轻轻轻轻的。那些夜晚多好啊，两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谁也不朝谁伸手，互不打扰互不接触互不侵犯。可后来这些好日子没了。她渐渐变得胆大了，执拗了。最初的一些夜晚，她只是朝我伸过手来，后来她就假过了身。

子,再后来她就执意地要我做一些动作,发展下来,她竟越发胆大,动不动就逼我,有时不做就到了不行的地步,老天呵!

好,你说不长就不长,给你的枕头,睡下吧你!她像扔砖头那样把他的枕头朝他扔过来。

他为她的不再坚持感到有些意外,过去,倘是他不愿做,她总要想方设法过来缠磨直到把他缠得无可奈何满头是火,今夜她这是咋着了?

他把枕头在床的另一头放下,疑疑惑惑地去脱衣服,他不过是刚刚脱衣躺下,床那头便传来了她轻轻安恬的鼾声。他不由得又是一怔:过去,若是事情最终没有做成,她会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叹息、啜泣、生气,久久地睡不着,害得他也只好睁眼相陪,今晚她怎么会睡得这样香?

但愿能长久这样下去……

0

吕道景白天的日子过得很自在。父亲让他在粮厅做事,粮厅的头儿知道他是知府大人的公子,便拿他来当爷敬,很少分派他做什么公事。常常是点罢卯之后,他问头儿今日做什么事,头儿就说:没啥急事,你出去逛逛吧,到粮市上看看今日的行情,若见有以次充好坑害百姓的,把他押来粮厅就行。他于是便高高兴兴地往街上走。

他对粮市的检查倒是认真负责,对每个粮商的摊子,他就要仔细地查看,倘是发现有人以坏麦充好麦,在小米里拌沙子,他必要训斥一顿。不过他很少骂人,只是语调很柔和地训责对方不讲良

心，坑害百姓，让对方在这种柔和的训责声里面红耳赤点头认错。他很少把这些不轨的粮商押回粮厅，他担心他们进了粮厅要皮肉受苦，他不忍看人挨打。大多数粮商因为他的好心肠而对他很是敬重。他从粮市上检查出来，并不去一般男人常去的地方：酒店、茶馆、戏院、赌场和花柳街。他不爱喝酒，不爱喝茶，不爱看戏，更不爱赌爱嫖。他常去的地方是三个：一个是西关的杂货市场，那儿常有人因急等钱用而贱价出售家传的女人饰物，他的好多饰物藏品都是由这儿买来的；另一个是福顺来绸缎洋布店，那儿有各种各样色彩鲜艳的绸缎和洋布，他进到那店里倒不是为了买，而是看，他常让店伙计把那些最鲜艳的绸缎洋布拿过来，他把它们披到身上左看右看，这样做时他觉得心里非常舒坦；再一个是德华街北头的大杂院，那院里住的全是当挑夫、轿夫、马夫、伙夫等做苦力的人家，他家原先的挑水夫铁团也住在这儿，他常要到铁团家坐坐。铁团大他几岁，当初在吕府挑水时常和他在一起玩闹。这铁团长得又高又黑又壮，肩膀处、胳膊上的肉像鸡蛋一样地向外凸凸着，他爱看铁团这模样，尤其爱看他半裸着身子的样儿，每当看见铁团心里就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快乐。此外，他也爱去富恒银饰铺走走，但他又常常强令自己不去，因为一看见郑家父子手中做着的那些精巧银饰，他都恨不得上前夺过来自己戴。可做银饰是要银子的，吕府的家规很严，他在粮厅的俸银要按数交回娘的手中，经爹允许由娘发给他的那点零用银子，哪够来银饰铺打制银饰？而且他也不敢，倘使爹娘知道他一个男人家来打制女人饰物，那不是又要挨一顿责骂？

今儿他由粮市上出来，照例地先去了西关杂货市场。一边往杂货市场上走，他一边在心里为自己辩护：我来市场上转转看看，

偶尔买一件两件银饰，只是为了收藏，并不是为了别的。如今，对于自己想做而一般男人又不做的事情，他总要在心里找出一点理由为自己辩护。

今天的杂货市场上人不多，而且转了两圈也没见一个出卖首饰的，这使他有些兴味索然。于是，便只好向福顺来绸缎洋布店走去。绸缎洋布店里买货的人挺多，不过几乎全是些太太、小姐，因此道景走进店中就有些显眼。他注意到一些女人们的目光向他射来，他有些不自在，不过他立刻在心里为自己辩护：我只是来看看店里进了什么新货，回去好给碧兰透个消息，并不是为给自己买。

他在货架上看见一匹素底白碎花的缎子，这个花色的过去倒是没有。他招手让伙计拿了过来，先是在手中摩挲了一阵，随后又忍不住把它披到了身上，这缎子要是做成旗袍穿在身上该是多好！他仿佛已经看见自己穿上旗袍袅娜行走的俊俏模样，心中顿时滚过一阵由衷的欢乐。不过他一看见旁边几个女人在定眼望他时，便慌忙将脸上的快乐收起，一边从身上取下缎子一边对店伙计说：我回去告诉内人，这匹缎料倒是挺好。说罢，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店堂，开始向德华街大杂院挑水夫铁团的家走去。一进大杂院，就听见铁团宏亮的笑声从他的屋里跳出来，道景被那熟悉而有吸力的笑声弄得心一晃悠，脸无端的有些红了，他加快了步子，渴望立刻见到铁团。心中也同时开始为自己进行例行的辩护：我见铁团是因为他过去在我家挑水，我来看他只是为了聊天，并不是为了别的。

快走到铁团门口时，那破旧的屋门哗啦一响，只见铁团和一个老头先后从屋里出来，铁团肩上照旧挑着他那两个大水桶。他看见道景，立刻笑叫：我的吕少爷，今儿个我可没有闲功夫陪你坐这

儿闲磕牙，我要出去挑水挣钱了，我真不明白，你为啥偏爱往我这狗窝似的家里跑！道景于是尴尬地笑笑：好，好，我改日再来。目光却已粘到铁团那两个油光结实的光膀子上舍不得放下。

出了德华街，他便向富恒银饰铺走去，也只剩这一个地方他有兴趣走走了。离着银饰铺还有几十步远，他忽然听到了一阵笑声，一阵他熟悉的清脆圆润的笑声。碧兰？她也在这儿？她准是又来打银饰了！娘每月给她的零化银子要比给我的多得多，所以她才能来这儿打首饰，她其实比我富！一想到这点，一股妒忌就又从心里升起膨胀变大，使得胸口一时有些堵起来。他停下了脚步，犹豫着是不是还走进铺子，进去后碧兰肯定要问我来干啥，回家说不定她会把我进银饰铺的事告诉娘，那样八成就又要遭娘骂一顿贱了。

伴随着又一阵脆甜的笑声，碧兰出了银饰铺的门，在她看见自己丈夫的时候，他注意到她脸上闪过一丝惊慌。

慌什么呢？是害怕我看见你做的银饰吗？做吧，既然你有银子你就做吧，我不会干涉，只是在适当时候你该送我一件才对。

又做了啥子东西？他开了口问，他心里实在想看看她又做了什么。

你来这儿干啥？她也问，声音里还有一点慌张。

看看。从粮市上出来顺道走走看看。你又做了啥首饰？能不能让我开开眼？

开眼当然行，但那得等到晚上，她的话音已经平静，嘴角上又出现了他熟悉的讪笑。

他的身子一紧，他立刻明白她这话的意思，她晚上上了床一定要拿这个逼我去做那事，这个女人，就没有吃饱的时候，我宁可不看你做的银饰也不去弄。



可她今日究竟又做了啥样银饰？

0

晚饭后不大时辰，吕道景就向自己的书房走去，他害怕碧兰催他早睡。果然，没走多远，她就在后边喊：天这样黑了，你又去哪？早烫烫脚上床歇息吧，你忙了一天不累？

不累。我得练练字！他说出自己的借口，逃也似地跑进了书房。每每要躲避碧兰时，他总说要去练字，他的毛笔字写得是有几分功夫，但他到书房后练字的时候并不多。他的兴趣不在书法。这会儿他在书房里喘息刚定，便又打开了那两口小木箱上的锁。把它们一一掀开，让满足、自豪、快乐的目光在那些饰物上逡巡。随后，他拿起了条玉石项链、一条木珠项链和一条银项链，把它们分别摊放在箱盖上仔细地对比审看。

如今，戴木珠和玉石项链真是不如戴银项链好看了，木珠项链黑乌乌，玉石项链沉甸甸，而银项链戴在脖子上亮灿灿光闪闪，既轻巧又惹眼。看来，随着时光的流转，女人们的饰物也得不断更换，过去好看时髦的，今日就未必了。唉，要紧的还是要多弄点银饰品。

躺在箱盖上的梅花形银项链渐渐朝道景施出了它的魅惑力，使得他慢慢拿起并把它挂上了脖子。这时他恍然记起小时候两个姐姐和丫鬟、使女们常把他当一个小姑娘打扮起来，让他穿上女服，给他编上发辫抹上胭脂，让他羞答答学女孩们走路的往事。那时候，每当我穿了姐姐们的衣裙学姑娘们在院中走路时，不是已经惹得那些轿夫来摸我的脸了？他们不是笑着赞道：瞧瞧这丫头多

漂亮！对往事的回忆在不知不觉间打开了他心中对那股欲望的禁闭，只见他急急转身，去书桌的抽屉里扯出了一件早些日子他悄悄从碧兰的衣柜中拿来的那件淡绿旗袍，并三下五去二地脱去自己的衣服穿上了它。他用他早就学会的女人步态，袅娜婷婷地向镜前走去。看看怎么样，我穿上旗袍就是好看！配上这亮灿灿的银项链，我比哪家的太太、夫人逊色？看看我这身个，又细又长，难道算不上苗条？我这两腮，不也是又圆又白？倘是再抹点胭脂，男人们会不喜欢？若是今儿个让我以女人面目出现，我敢说我照样会引起男人们的注意，尤其是铁团！铁团，我要以这样的穿戴站在你面前，你敢说你不喜欢我？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镜中那个女人，沉浸在一种遐想里，脸上漾满幸福的笑意，但当他的目光无意中瞥见镜中女人的下体时，双颊霎一下白了，脸上的笑容也像受惊的鸟一样呼啦一声飞走。他这才清醒的意识到，他刚才放纵了原本被关押起来的那个邪恶欲望，他急忙哆嗦着手去摸自己衣袋里的那个火镰，他颤着手打响火镰燃着纸媒，尔后弯下腰将燃旺的纸媒朝右小腿上按去，一股皮肉被烧的焦糊味儿立刻弥漫开来，他的脸上又出现了汗粒。在剧烈的灼疼中，他看见心中原先膨大了的那个欲望，像挨打的刺猬一样，迅速缩小了身子，并最终又退回到关押它的那个笼子。

他双手捂脸，又一次软在了地上。

老天爷，宽恕我！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就是想做女人。我知道我这是违了人间常规，我这是犯了邪恶之罪，可我常常又控制不住自己，你惩罚我吧！或是干脆就让我死！我活得苦呵！我夜晚的时光苦得简直没法过！而且不单单是我苦，碧兰也苦呀！你不知道她在夜里已经流了多少眼泪，救救我们吧，老天爷，求你

了，为我们想个办法吧，我上一辈子是不是做了什么恶事？要不你凭啥给我一个男儿身却又给一颗女儿心，这样活活来折磨我？为啥不让我要么干脆做一个男人要么干脆做一个女人？为啥呀……

他抬起头去脱身上的旗袍时，已经满脸是泪。

当他神情沮丧地重又在书桌前坐下时，他感到了一阵口渴，可 he 不想出去叫丫鬟拎壶来倒开水，那样说不定又要惊动碧兰，使得她又来催人去睡。他忍了一阵，可越忍竟越渴起来，也罢，就轻手轻脚出去，径去厨房倒一碗水来喝。

明德府的面积很大，去倒开水却恰恰需要从自己的卧房后边走过去，卧房里还亮着灯光，碧兰肯定还没睡，于是他更加小心地抬脚放脚。就在他转过屋角要往卧房后走时，他忽然一惊，卧房后窗那儿站着一个人。贼！这是他一刹那就做出的判断，他几乎立刻就要张嘴大喊了，但他张开的嘴又跟着慢慢合上，因为这时他分明地看见，那人抬手在窗框上轻敲了两下。贼还敢敲窗？一定是个熟人！他刚才提上去的心又慢慢复归原位，是谁这时候敲窗呢？他又向前挪了两步，就着从窗隙漏出的灯光，他认出站在后窗那儿的是富恒银饰铺的小银匠郑小恒。

哦，原来是来送银饰的小银匠！他做出这个判断后苦笑了一下，黑暗中，他脸上那带了苦味的笑纹像涟漪那样一圈一圈漫开。好一个碧兰呐，你倒是真精，打制了银饰怕我看见，竟交待银匠夜里送来。今日偏巧让我撞见，我倒要看看你一共打制了几件！他感觉到心里那股对银饰的喜爱翻腾起来，他紧盯着银匠郑少恒的手，想看看他会隔窗向碧兰递过去些什么。

后窗几乎是无声地开了，可奇怪的是小银匠并没有抬手向里边递什么，相反倒是碧兰从里边探出了身子，随后便见她由窗台上

轻轻跳下，又返身将窗子关了，跟着就拉了小银匠的手向黑暗里悄悄走去。他们这是要干啥？吕道景怔在那儿，难道送几件银饰还要如此诡秘？一种要看个究竟的心理使得他蹑脚跟了过去。

在花园一角的一株芭蕉树下，他看到那两个人影停下了，他缩身于一棵树影里，侧耳去听，他估计会听到银饰交到手上的咣啷声或丁当声，但是没有，传到耳里的却是一阵吧唧声，一开始他没弄清那是什么东西响，后来他才明白：那是两个人亲嘴的声音。他一愣：原来是干这个？可也只是一愣，他并没有生气和恼怒。这当儿，那两个人影已由原来的黑色变成了淡白，衣服扯去时的声越来越小而终至于没有。他们竟然在这露天里脱衣，也不嫌冷？他的眼睛这时已经完全适应了黑暗，他看清了肤色稍暗的是那个小银匠，他正蹲下去把自己的衣服在地上铺好，随后白色的碧兰就在那层衣服上躺了下去，姿势是吕道景所熟悉的。四周的秋虫渐渐恢复了原来的鸣叫，花园里的秋虫可真是不少，领头的是蟋蟀，叫声柔细欢快，仿佛在为那两个人的动作做着伴奏。吕道景屏息了瞪大眼睛，他的双眼瞪大不是因为愤怒也不是因为忌恨，而是因为新奇，男女之间做这事竟可以做到如此忘情如此激烈如此不顾一切的地步？有两次他差一点想开口提醒那两人：他们已远离了铺在地上的那层衣服。实际上他们已经滚到了草地上，就在那草叶稀薄的地上翻腾。他估计他们的身上一定沾了不少草叶和土粒。一阵阵喘息和一声声轻呻压倒了秋虫们的鸣叫，并最终使它们感到了不快而停止了伴奏。四周更静，两人的响动却愈加清晰，就在这清晰的响动里，吕道景感受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轻松，仿佛有一双手突然从他的肩上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担子一下子拿走，他感到舒服极了。从今往后，我再不用受碧兰这个女人的逼迫了，我